

## 阅藏是义学研究的基础

大众阅藏推广小组

### 一、前言

通常人们提到阅藏，崇敬之余想到的就是闭关数年方得成就，乃至有阅藏十年、数十年不出者；再有就是大藏经数千部，其中《大般若经》六百卷，《华严经》八十卷，……，规模巨大，难以想象；再有就是图书馆或藏经楼里一大屋子的书，现代用小字印刷的版本也有几大书柜。总之，阅藏是一项艰巨无比的事业，需要大毅力、大精进、长时专精，方能完成。但具体说到阅藏到底有多难，有多大工程，要多长时间，则很少有人知道。

CBETA 电子版大藏经的出现，让普通人也可以很方便的接触到全套大藏经。一开始，我仍然觉得大藏经规模巨大，只是写作或讲课需要用到某部经论时偶尔查一下。查的多了，慢慢搞清楚大藏经的结构，感觉并不像开始想象的那么多。比如，很多经非常短，如心经、遗教三经等等，这些也算一部经，而《大般若经》、《华严经》也是一部经，这一部和那一部可差得太多了。再如，很多经有同经多译，如《中阿含经》有 60 多个单译本，都是其中某一部经的单译，其实阅一部《中阿含经》等于把这 60 多部都阅了。

积累了这样一些印象后，就把这些印象整理了一下，并且拿 CBETA 演示给同学们，跟大家说，大藏经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，阅藏也不像想象的那么难。讲完之后想，光这么讲不行，得具体统计出到底有多少重译经和短篇佛经，阅藏的工作量到底有多大。于是开始详细统计，最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阅藏规划。

在统计整理过程中，对当前大藏经编排的不足有很多想法，并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阅藏是理解佛教义理的基础，没有经典基础而学义理就好比没有大量听的基础先学语法，终究学不出流利的外语。

### 二、读经与阅藏

研究藏经目录是阅藏的开始。如果只一本本佛经往下看，那是在读经，而不是阅藏。读经是在读一本一本的经，阅藏是在阅读整部大藏经。一个读经者对大藏经没有一个总体的认识，他可能也读了很多经，甚至比一个阅藏者读的还多还快，但他所读的只是眼前的一本经，而不是大藏经的一部分。所以他是读经者而不是阅藏者。

阅藏者要先对藏经目录做一番研究，对大藏经有一定判摄，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地图，每部经在图中都有一个定位，然后开始读经。这时候他读的就是大藏经的一部分，所以是在阅藏。形式

上，他可能并没有闭关，也不一定很快，但在他头脑中每一步经都在大藏经中定了位，他有一个总体规划，他一步一步完成这个规划，读每一部经都是这个大规划的一部分。所以他是在阅藏。

读经者读多了，也会在头脑中形成总体结构，而上升到阅藏。如果没达到这一步，则他头脑中只有一部部分散的佛经。阅藏者则会在头脑中形成越来越精确的结构，形成对佛教义理的总体把握。

有这样一个故事。一个国王微服私访看到三个工人在工地烈日下砸石头，于是就问三个石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地工作？第一个回答：“我要养家糊口。”第二个回答：“我在做全国最好的石匠活儿。”第三个仰望长天，目光炯炯有神地说：“我在建造一座伟大的宫殿。”

同样是读经，如果心中有一座伟大的宫殿，那就是在阅藏。如果心中什么都没有，只是在读眼前的经，那就仅仅在读经，最多是认真的读经。

### 三、阅藏规划

#### 1. 先阅经藏

《大正藏》经典有 2920 部，但其中包括了中国乃至日本的著作，比如高僧传和梵文字典都在其中。而阅藏当然是指经律论三藏，看传记和字典显然不属于阅藏。经律论三藏本来是指印度传来的，如果扩展对三藏的理解，可以把中日佛学著作算论藏，但和印度的论相比重要性也差了很多。如果把中日著述全去掉，印度传来的经律论三藏只有 1692 部，少了小一半。

这 1692 部中，经藏律藏是佛说，共 1511 部，减掉论藏 181 部。居士不能读律，可先不考虑律藏，专注于经藏，这样又减掉 91 部。佛经共 1420 部，其中又有 573 部密教经，有大量真言，而且按密宗说法，未受灌顶者不能阅密教经，所以也不在阅藏范围内。如果把范围限制在大小乘佛经，则只有 847 部。另外，大正藏把《楞严经》放在密教部类，而一般认为是显教经典。加上《楞严经》之后是 848 部。

这 848 部就是显宗的经藏，再加上律藏 91 部，论藏 181 部，就是汉传显宗经律论三藏，通常所说的阅藏应该就是这些。而第一步当然是阅经藏。

#### 2. 篇幅统计

《心经》也是 848 部经之一，《大般若经》也是 848 部经之一，显然，佛经既不都像《心经》那么短，也不都像《大般若经》那么长，要估算阅藏的工作量，必须统计每部经的长度。卷数是最简单的参考，但每卷的长度不固定，特别是短到一卷以内的佛经都记为一卷，篇幅相差很大。比如《金刚经》和《心经》都是一卷。所以，用卷数统计长度太粗了。

用卷数统计不准确怎么办呢？藕益大师给出了解决方案。《阅藏知津》特别统计了较短的一卷经的长度，如三纸余、五纸欠等等，最多到十二纸，更长的算一满卷就不用统计了。同时对篇幅较短的多卷经也做了说明，如“上下全卷”、“六卷今作二卷”等等，就是说分成了两卷实际

只有一卷的量，分成六卷实际只有两卷的量。这样，一卷以内按纸数统计，一卷以上按修订过的卷数统计，就可以对每部经的长度有个概要的了解了。大师为后来的阅藏者想得真是周到啊！

模仿藕益大师统计纸数的办法，我同 CBETA 统计了全部佛经的页数，这样就可以准确比较所有经的长度了。CBETA 让这个工作容易了很多。《阅藏知津》是根据明代大藏经统计，用 CBETA 统计的是《大正藏》，《大正藏》的一页比《阅藏知津》一纸略短。

根据统计，848 部佛经共 48640 页，按照每纸 560 字估计，是 27238400 字，即 2700 多万字。其中，大般若经：9766 页，占到全部佛经总长度的 20% (9766/48640=20.08%)。所以，读完一部大般若经就等于阅完了经藏的 20%。

### 3. 堪同

848 部佛经中有多少同经异译的呢？《大正藏》在编排时把同经异译排在一起，比如 0001 是《长阿含经》，0002-0025 是《长阿含经》的单译本，0026 才是《中阿含经》。但《大正藏》收集的全不全呢？肯定还不全。比如，我以前在写作中就发现《贝多树下思惟十二因缘经》和《佛说旧城喻经》都是《杂阿含经二八七》的同经异译，应该放到“阿含部类”《杂阿含经》的后面，但在《大正藏》中放到“经集部类”中。这样的情况还有多少不好说。

发现一两部同经异译容易，从众多佛经中辨别出所有同经异译则是巨大的工作，需要对全部大藏经非常熟悉才行。明末高僧藕益智旭花了二十年时间阅藏，并且从一开始就注意随时札记，找出同经异译，并挑选出善本，最后写成《阅藏知津》。藕益大师的目的就是让后来的阅藏者读一部善本就可以了解一部经，如果再对读不同译本也很方便。可惜，清朝编辑《乾隆大藏经》时完全没有吸收藕益大师的成果，反倒是日本人按《阅藏知津》的排列次序编了《缩刷藏》，后来的《大正藏》也继承了大量《阅藏知津》的成果。

后来又对照吕澂所著《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》，发现其堪同工作比《阅藏知津》和《大正藏》更细更全。比如，《长阿含经》的每个单译本都指出对应《长阿含经》的哪一部经，《杂阿含》单译本也指出出自哪一卷。还有一些原来大正藏放在“诸杂经”中的，堪同阿含经的某一经。所以，《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》是目前知道堪同工作做的最好的。不过，如前面举的《杂阿含经二八七》的例子，《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》也没有堪出来，所以，这个工作还要继续。

以《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》的堪同工作为基础而略有调整。般若部类中，《小品般若》《金刚般若》《仁王般若》等都属于《大般若经》的单译本。但《大般若经》规模太大，如果只留一部《大般若经》，则要么读整部《大般若经》要么不读，也不利于阅藏。故把这些经也作为独立经统计。

最后统计，去掉异译本共有独立的佛经 442 部。如果堪同无误，则读完这 442 部经就是阅遍了全部汉译佛经。仅仅出于阅读目的就不必再阅异译本了，为了对比研究可以再阅。即便不能保证无误，也不妨先参考这个有重点的阅读，阅完一遍后再对比研究、详细核对。以后阅藏的人多

了，这个工作就有望彻底完成了。

#### 4. 善本选择

《阅藏知津》并没有把不同异本按翻译先后排序，而是选一部善本放在前面，这给后人阅藏带来很大方便。规划阅藏目录时，凡《阅藏知津》有的，全依阅藏知津的善本。但《大正藏》佛经总数比《阅藏知津》依据的《南藏》和《北藏》多，有些《大正藏》没有的异译本，则我自己根据译者和长度挑一善本。还有一种情况，《大般若经》是多部般若经的善本，但为了阅藏方便，也保留了各单译经，并在同一部单译经中挑一个善本。也是根据译者和篇幅挑选。《无量寿经》作为《大宝积经》的一会，也有这种情况。

堪同并挑选善本之后，统计 442 部经共有 35021 页，估计为 1961 万字。比原来的 48640 页减少了近 30%。也就是说，去掉重译部分，阅藏需要阅读近两千万字。其中《大般若经》9766 页，占 27.4%，接近整个工程的 30%。

如果 10 个月完成，则要每月阅读 200 万字，按 30 天计算，平均每天 6.66 万字。如果一整年 360 天完成，平均每天 5.55 万字。

如想进一步聚焦，还可以在第一阶段只阅大乘佛经，减去佛传、本生和小乘佛经。大乘佛经共有 244 部，25701 页。估计有 1440 万字。分 10 个月阅完，每月 144 万字，每天 4.8 万字。就算 8 个月阅完，每月也只有 180 万字，每天 6 万字。也就是说，在 8 个月内阅完大藏大乘佛经，压力并不大。

《大般若经》以外 243 经的规模大约是“阿含部类”的 3.6 倍。通常印象大乘经藏比小乘经藏规模大很多，其实也不是太多。3-4 倍，基本还在同一个级别。如果在玄奘法师之前，《大般若经》、八十华严、四十华严、都还没有，则差别更小。

#### 5. 重归经律论三藏

有些《大正藏》佛经，在《阅藏知津》中堪入了律藏、论藏或杂藏，《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》也有这种情况。比如，《大正藏》把《清净毗尼方广经》、《寂调音所问经》两经归于律藏，而《文殊师利净律经》与此二经是同经异译，但归经藏，显然不合理。《阅藏知津》已经把这三部经都归律藏了，《大正藏》又分开到两处，所以说《大正藏》编辑有进步也有退步。再如，有一部《佛说时非时经》，《大正藏》和《阅藏知津》都归入经藏，而《新编汉文大藏经》堪归律藏。考察经文内容，是根据日影长度为几脚来判断是否过午的，显然是过午不食戒的执行细则，应归入律藏。核对三者异同，并阅读经文判断，最后有一部分《大正藏》佛经被堪入了密教经、律藏和论藏。反过来，也有少数密教经、律藏经被堪入了经藏。总的来说，阅藏的范围减少了。

另外，佛传、菩萨本生、譬喻经等几类经比较特殊。在《大正藏》中单列为“本缘部类”；在《阅藏知津》中，把其中一部分归入“论藏”，一部分归入“杂藏”，一部分归入经藏；《新编

汉文大藏经目录》则都归入“律藏”，而且把部分“诸杂经”也收入此类。可见，大家都认可这部分经与其它经不同，只是归在哪一类的问题。归入哪一大类是理论问题，作为小类先和别的经分开肯定是对的。

## 6. 分类和排序

分类和排序是否合理也会影响到阅藏效果。比如，设想完全不分类，随机选择阅读，不知道下一部经讲什么，则人的心理压力会比较大，读起来比较累。如果对佛经有比较细的分类，通过类别就可以知道下面的经大致讲什么，则读起来压力小得多。再比如，由浅入深、由易到难则读起来比较容易。如果一上来就读甚深经典，很容易完全读不懂；如果先读浅经，逐步过渡到深经，肯定比直接读理解深。这是合理排序的作用。

传统上有三藏十二部的说法，十二部经也叫十二分教，内容如下。

- 一、长行，以散文直说法相，不限定字句者，因行类长，故称长行。
- 二、复颂，既宣说于前，更以偈颂结之于后，有重宣之意，故名重颂。
- 三、单颂，不依前面长行文的意义，单独发起的偈颂。
- 四、因缘，述说见佛闻法，或佛说法教化的因缘。
- 五、本事，是载佛说各弟子过去世因缘的经文。
- 六、本生，是载佛说其自身过去世因缘的经文。
- 七、未曾有，记佛现种种神力不思议事的经文。
- 八、譬喻，佛说种种譬喻以令众生容易开悟的经文。
- 九、论评，指以法理论议问答的经文。
- 十、无问自说，如阿弥陀经，系无人发问而佛自说的。
- 十一、方广，谓佛说方正广大之真理的经文。
- 十二、记别或授记，是记佛为菩萨或声闻授成佛时名号的记别。

此十二部中，长行、复颂与单颂是经文的格式，其余九种都是根据内容分类。小乘经中无自说、方等、授记三类，故仅有九部经。这个分类有形式分类有内容分类，而且形式分类还不只一种。长行、复颂与单颂是根据经文格式，譬喻、论评、无问自说是说法的形式，六种都与形式有关。因缘、本事、本生、未曾有、授记五类是按内容分类，但都属于记事性的，记现在、过去、未来之事，不以说理为主。方广类可以说是按内容分，但这一类太大了。

如果按九部经对小乘经分类（实际上是按因缘、本事、本生、未曾有、譬喻、论评分六类），应该说各部分内容清晰且篇幅比较平衡。如果按十二部对大乘经分类，则显得不够用。基本上大乘经都要放到论评、无问自说、方广三类，论评和无问自说是形式，方广是大类，等于对大乘佛

经的主体没有分类。比如，般若、法华、华严诸大经属于哪一部呢？只能是论评或方广。后世编辑大藏经时没有按十二部分类可能就是出于这些考虑。不过，因缘、本事、本生、未曾有、授记、譬喻等类别的划分还是可以参考的。

《阅藏知津》部类排序如下：

- 一大乘
  - 一华严
  - 二方等
    - 方等显说部
    - 方等密咒部
  - 三般若
  - 四法华
  - 五涅槃
- 二小乘

首先是分类比较粗，不能给出经文内容的清晰提示。其次是排序也不尽合理。如果按五时判教，那应该把小乘放到华严之后。既然分了大小乘，就没必要再按五时判教的顺序。如果改成小乘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、涅槃、华严的次序，会更便于阅读。

《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》的经藏按宝积部、般若部、华严部、涅槃部、阿含部排序，后面还有密藏。这比《阅藏知津》还少一类，也不便于提示经的内容；先大乘后小乘的顺序也不便于从浅入深的阅读。但大乘四部的内容和顺序是做了规划的，可以参考。

《大正藏》的排序如下：

- 1、阿含部类
- 2、本缘部类
- 3、般若部类
- 4、法华部类
- 5、华严部类
- 6、宝积部类
- 7、涅槃部类
- 8、大集部类
- 9、经集部类
  - 1) 佛名经

- 2) 诸佛本愿经
  - 3) 所问经
  - 4) 禅经
  - 5) 三昧经
  - 6) 法相经
  - 7) 瓔珞经
  - 8) 金光明经
  - 9) 如来藏经
  - 10) 楞伽经
  - 11) 解深密经
  - 12) 福田经
  - 13) 缘生经
  - 14) 业道经
  - 15) 名数经
  - 16) 数珠经
  - 17) 诸杂经
- 10、密教部类

其优点是分类比较细，根据分类就能大体知道每部经讲什么。不过，所问经、名数经、诸杂经三类则没有多少提示作用，应该尽可能给其中的经找到合理位置，争取取消这几类，至少大幅压缩。

排序上则有很多不合理处。大类上：宝积和大集性质类似，中间为什么插入涅槃呢？“法华涅槃时”，这两部经一向并称，分成两类也应挨着，中间为什么要夹着华严和宝积呢？经集下面的小类更是混乱：有按某部经分，有按形式分，有按内容分，最后还有分不清的诸杂经，更搞不清其排序的逻辑。

综合以上几种排序，及各宗判教思想，按照由浅入深、由易到难、方便阅藏的原则，形成以下排序。

- 一、本行部类
- 二、本事部类（佛及弟子缘起）
- 三、授记部类
- 四、本生部类
- 五、正法念处部类（业道经）

六、阿含部类

七、功德净土经

- 1、功德经
- 2、佛名经
- 3、本愿经（药师经、弥勒经、地藏经）
- 4、净土净
- 5、礼忏供养经

八、方等部类

- 1、四部大经（大宝积经、大集经、瓔珞经、悲华经）
- 2、中等篇幅经
- 3、短篇经（堪出小乘经、本生经后，剩余的所问经、名数经、诸杂经）

九、般若部类

十、深密部类

- 1、缘生经
- 2、法相经
- 3、解深密经
- 4、楞伽经
- 5、如来藏经

十一、三昧部类

- 1、四部长经（楞严经、维摩经、月灯三昧经、观佛三昧海经）
- 2、三昧经

十二、法华涅槃部类

十三、华严部类

第一本行部类，是佛传，以 60 卷《佛本行集经》为首。第二本事部类，是佛及弟子缘起，基本结构是佛及弟子遇到各种事情，佛讲前世因缘。第三授记部类，是佛授记某人未来成佛。第四本生，是佛过去世行菩萨道的本生故事，以《六度集经》为首。这四类出自十二部经。

第五正法念处部类，含业道经和福报经，业道是佛教的基础，整个佛教教义的起点，福报经是因果轮回说的自然推论。不属小乘、不属大乘，应属人天乘。以 70 卷《正法念处经》为首。

第六阿含部类，即小乘经，讲断无明、出轮回、脱生死，主体即四阿含。

第七功德净土经，讲大乘法门殊胜功德，和往生净土。这类经在形式上与福报经相似，但有本质不同，故放在阿含部类之后。传统上这些经也属于方等部，但和重点讲菩萨道的方等经相比很有特色。故另设一类排在方等部类前面。

第八方等部类，讲菩萨广大修行法门。天台五时里，阿含时之后就是方等时。以《大宝积经》和《大集经》为首。

第九般若部类，讲甚深空义，按三时判教属二时教。以《大般若经》为首。

第十深密部类，把《大正藏》中讲唯识和如来藏的几小类归集到一起，属第三时教。按传统分类，这些经典分散在方等部类中。

第十一三昧部类，三昧经是数量较多的一类，又比一般方等经深不宜放到方等部类。《新编汉文大藏经》放到般若部类，般若部类本来已经很大，加入后变得更大更复杂。《楞严经》《维摩经》也收入此类。

第十二法华涅槃部类，法华经是传统五大部之一，但篇幅明显比其它四部小，有些单薄。涅槃经比较长，但同类经少。传统上法华涅槃并称，故合并为一大部类。

第十三华严部类，从规模上独立成一大部类没问题。按五时教属第一时，是佛对他方世界大菩萨讲的，按浅深讲排在最后最合理。

从理解的难度看，般若部类和深密部类至少表面意思比法华经还难理解，似乎可以排在法华经之后。但考虑到五时中法华涅槃时在最后，而且法华涅槃华严等经有深义，还是把这几部类放在般若和深密部类之后。

## 7. 阅藏规划的逻辑

通过前面的堪同、分类排序，阅藏难度已经大幅下降。下一步还可以在长短先后上做些文章。总的来说有从短到长和重视程度从高到低两个逻辑。

如果按《乾隆大藏经》的排列顺序，一上来就阅《大般若经》六百卷，闭关三个月才能完成，是对毅力的一种考验。一部《大般若经》就这么难，后面还有数千部经，大部分人就此望而却步，阅藏永远无法开始。而先阅短经，一上来就能很快阅完很多经，可以保护信心和耐心。等把大部分佛经都阅完，知道剩下的大经就这几部了，就可以从容地一部一部慢慢攻了。

但只考虑从短到长也有问题。短经容易读，但历来人们更重视几部大经，读一部大经可能比读很多部短经都有意义。所以，另一种思路是按重视程度从高到低的顺序一部一部阅。不过每个人对重视哪部经会有不同看法，所以也不能固定。

综合以上两个逻辑，可以按性价比（重视程度和篇幅之比）从高到低的顺序。比如，《华严经》是经中之王，或许比《法华经》更受重视。但《法华经》也很受重视，而且篇幅只有《华严经》十分之一，所以性价比更高。实际上，通常也是读《法华经》的人更多。这是比较合理的逻辑。篇幅长度好统计，重视程度难评估。对区分不清哪部更受重视的经，自然应该选短的。所以，按这个逻辑，短经即使不太被重视也值得先读。

还要权衡重视程度和理解能力。大家都重视经中之王，但如果读了完全理解不了，则不如读

一些容易懂的经，收获更大。原则上，首先是考虑自己理解能力，然后在理解能力范围内选更受重视的。超出自己理解能力的，再重视也只能往后放。

还要权衡是按性价比顺序还是按从易到难的顺序。每一次都读性价比最高的，理论上能在有限时间内获得最大收获。但频繁跳换不利于理解，从易到难有规划的读有利于理解。这两方面也需要权衡。如果有一段时间，能读一批经，可以选一批重视自己又能理解的经，然后按从易到难有规划的阅读。

#### 8. 几种条件下的阅藏规划

第一，如果一开始的计划就是花一两年时间集中精力把大藏经阅读一遍，则最好的办法就是按以上顺序一部一部读。唯一要考虑的是《大般若经》，可以留到最后，等别的经都读完再集中一段时间读《大般若经》。这样最利于完整理解和把握。

第二，如果没有那么长时间，只想阅一部分经，就需要取舍权衡。首先，广受重视的大经应该读完，可以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有所侧重。其次，短经受重视程度低，但篇幅短容易读，可以扩展数量、开阔视野，也应尽量排上二百多部。具体尺度把握到哪，就要看能拿出多少时间了。把计划要读的经挑选好，然后原则上还是按以上分类次序一部一部读。

第三，如果时间更短，则应该先求数量。因为一部大经能抵上百部短经，时间少到一定程度，只够读一两部大经，就不成阅藏了。这种情况不如读上两百部短经，把大部分佛经都读了，也可算是小阅藏。如果以后再有时间，再逐渐过渡到较长、较难、较重要的佛经。这样顺序就被打乱了，但没办法，如果未来不确定，则只能抓住当下。

第四，如果是一段一段的时间也没关系，只要未来时间可预期，就可以根据总的时间情况，选择合适规模的经典，按次序阅读。

### 四、藏经目录的后续整理

#### 1、堪同工作

第一，准确定位已发现的单译经。比如，某部经是《杂阿含经》的单异经，那么是《杂阿含经》的哪一部呢？《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》也只指出在某一卷，应该一一准确指出是某一经。这样别人很容易检查对不对，不容易出错。一一定位之后，就可以放心的说，这些确实是单译经，读一部大经就等于都读一遍了。

第二，继续汇集并核对前人堪同工作。这一点，《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》已经做的很好了，是否还能继续。

第三，继续发现同经异译和单译经。比如，前面举的《贝多树下思惟十二因缘经》是《杂阿含经二八七》的异译，这类情况还有多少，需要继续发现，并给出准确定位。

## 2、汇编佛经的整理

有的佛经本身就是汇编，是否可能在过去汇编的基础上继续完善？《大正藏》中有5部“杂譬喻经”。

0204 04 P0499 杂譬喻经（1卷）〔后汉 支娄迦谶译〕（10页半余）

0205 04 P0502 杂譬喻经（2卷）〔失译〕（24页余）

0206 04 P0510 旧杂譬喻经（2卷）〔吴 康僧会译〕（36页余）

0207 04 P0522 杂譬喻经（1卷）〔道略集〕（26页半）

0208 04 P0531 众经撰杂譬喻（2卷）〔姚秦 鸠摩罗什译〕（35页欠）

其中有一部是“比丘道略集”，本来就是编辑的。是否可以考虑以一个善本为基础，汇编成一部新的，这样阅读起来更方便。

## 3、经律二藏的划分

小乘律的范围比较明确，而大乘律本来都是佛经，编辑者根据内容把讲戒律的经分入到律藏。编辑者理解不同，则分类也不同。比如，《阅藏知津》和《大正藏》对经律二藏的划分就有区别。《十善业道经》、《佛藏经》、《文殊师利问经》、《佛说文殊悔过经》在大正藏中列于经藏，而在《阅藏知津》列于律藏。吕澄《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》中律藏210部，更是把《大正藏》中的一百多部经分到了律藏。总的说有些过了，但很多考虑不无道理。比如，把“佛传”列为律藏，有一些道理，佛传和佛经确有不同。但把“菩萨本生”“杂譬喻经”也放到论藏，似乎就不妥了。

藏传大藏经干脆不分三藏，而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。甘的意思是“言教”，“珠尔”是翻译，就是言教的翻译，包括经和律。丹的意思是“论著”，就是论著的翻译。

所以，经律二藏的划分工作还需要继续做。到底哪些经应该放到律藏中？需要在阅藏基础上参考历代编辑者的意见仔细讨论。

## 4、经、论和杂藏的划分

还有一些题为经的，实际上不能算经。比如，《那先比丘经》是那先比丘说的，当然不是经。不是经是什么呢？《阅藏知津》归入杂藏，《大正藏》列在“论集部类”。

《阅藏知津》于三藏之外有杂藏，把很多《大正藏》的经列到杂藏之下。如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、《八大人觉经》、《出曜经》、《法句经》、《达磨多罗禅经》、《内身观章句经》、《法观经》、《三慧经》、《百喻经》、《十不善业道经》、《六道伽陀经》。这些大多具有编辑性质，从佛经编辑而来，内容都来自佛经，可以说是经。但是编辑而成，也可以说是论。还有《佛所行赞经》、《十二游经》，属于佛传，并非佛说，但也不是典型的论藏，也列为杂藏。如果不设杂藏，则要权衡杂藏中哪些归入经，哪些归入论。

《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》则把很多《大正藏》的经列入论藏，如《十不善业道经》、《六道

伽陀经》、《六趣轮回经》、《那先比丘经》、《阴持入经》、《小道地经》、《大道地经》、《修行道地经》、《坐禅三昧经》、《内身观章句经》、《菩萨呵色欲经》等。佛传一类归入律藏。

### 5、密教经典的划分

密教经典如何入藏有四种不同意见。第一，《阅藏知津》把密教经典放入“方等密咒部”，作为“方等经”的一类。第二，《大正藏》把密教经典放在所有显教经典之后单独一类，也就是作为佛经的一类。第三，印顺法师设想把密教经典归入大乘律藏，属于戒律中“作持”一类。第四，吕澄《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》把密教经典放到三藏之外，独立于显宗经律论三藏，称为密藏。

四种处理方法，相比之下，《大正藏》和《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》的做法都可以。密教经典是相对独立的一类，放到方等部或律藏中比较牵强，独立成一类应该不会有太大争议。至于是作为独立一类经还是独立一藏，可以有不同观点。站在显宗立场上，《大正藏》的处理可能更合理一些。

密教经典独立成一类应无争议，但哪些经属于密教又有不同意见。比如《楞严经》，《阅藏知津》归入方等密咒部，《大正藏》归到密教部类，但汉传佛教一般并没有把它当密教经典。再如，《大正藏》把《理趣般若经》归入般若部类，而《阅藏知津》归入密咒类。《大正藏》“数珠经”属于经集部类，而《阅藏知津》归入了“密咒部”。所以，密教经典的划分还需仔细讨论。

### 6、显宗佛经分类

至少，分成经律论三藏和密教经典几类应无异议，在显教佛经之下怎么继续细分就有不同意见了。混乱在于有几条不同思路同时起作用。传统上大乘经典分为大乘几大部，华严经、般若经、法华经、涅槃经、宝积经、大集经，每一部经都有若干异译本和单译本，把这样一组分成一个单元显然是合理的，它们实际上就是一部经。但《无量义经》也被归到“法华部类”，所以“法华部类”中就不是同一部经，而是一类经——和《法华经》内容相似或相关的经。这是从搜集单译经开始延伸成归类，比较简单。但几部大经及其延伸归类覆盖范围很有限，其实只是一部经及与之很相似的经，虽然也是一类，但内涵外沿不清晰且范围小，不是好的分类方法。

第二种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形式分类，比如名数经、所问经。这样分也比较容易，但经名中没有写名数和所问的又怎么分呢？所以这样分类也不周全。

第三是按内容分类，比如，小乘、大乘、密教，这都是按内容分；禅经、三昧经也是按内容分。这样分类最合理，因为可以定义出清晰的归类标准。而且各类之间有关系，发展到高级阶段，可以用几个类别概括全部，没有遗漏，比如大乘小乘。前两种办法都不能做到这一点。

一开始人们肯定会采用较简单的办法。中国古代大藏经编辑一直按大乘五大部，把不好分的都放到方等部中。这样分类太粗，不便于阅读。要想细化必须按内容分类。按内容分就可能要打

破原来的类别，会遇到很多困难。《阅藏知津》在这方面没有进展，《大正藏》在五大部外增加了“金光明经”、“璎珞经”、“解深密经”、“楞伽经”等小部类，又增加了“业道经”、“佛名经”、“本愿经”等内容分类，按内容分不清的又用“所问经”、“名数经”等形式分类，最后还分不清的都放到“诸杂经”里面。分类比《阅藏知津》细得多，已经前进了一步，但几种思路混杂在一起，仍不完善。

继续完善需要做以下工作：

第一，重新规划类别。《大正藏》分类较细，但也有明显不合理的地方。比如，“所问经”、“名数经”是按形式分类，是经名中有“某某所问经”和带数字的经，这样实际上等于没分类。再如，“诸杂经”，就是明说没有分类。这几类应该取消，其中的佛经分到合适的类别中，如果不够可增加新类别。实在无法分的，可以保留诸杂经一类。

第二，合理归类。在合理规划类别的基础上，把“所问经”“名数经”“诸杂经”等合理归类。其中特别需要注意“阿含部类”，很多分不清的经可能属于“阿含部类”。比如，诸杂经中有的标着“出增一阿含”，有如此明显的标志，为什么没有放入阿含部类呢？首先，是不是在现存的《增一阿含经》中没有对应经，否则应该放在增一阿含的单译经中了。那么，在南传《增支部》中有没有，如果有，那说明来自另一部派的阿含经，也应放在“阿含部类”中。如果在南传中也没有，那么只好根据内容判断，是否属于“阿含部类”了。再比如，有标着“出杂藏”，那么在南传“小部”中是否有对应，如果有就放到“阿含部类”的“杂藏”下面，如果没有，那需要根据内容判断，是否属于阿含部类。另外，没有标注的，是不是也有类似情况，可以放到“阿含部类”中的。再如该还给密教部的还给密教部，该还给律藏的还给律藏等等。

第三，核对现有归类。现有每部经的分类是否合理，也应该检查核对一翻。

第四，合理规划大部类。比如，《阅藏知津》把“禅经”放在“小乘经”中，而《大正藏》分在“经集部类”。我认为《阅藏知津》的处理更有道理，禅经应属于小乘经，所谓“阿含部类”似应改为小乘经，再把禅经和不属于四阿含的小乘经都放进去。

第五，部类规划基础上规划排序。

## 7、世界现存佛经调研

除汉译外，藏文、巴利文、梵文中还保存着大量佛经。如果连汉译佛经都很少有人阅读，那么自然不会有人对外文佛经感兴趣。所以，目前研究其它语言佛经的都是文化学者，而不是佛教徒。如果有很多人已经阅藏一遍，或已阅完几百部经，对藏经总体已有一个全面认识，则自然会对汉语之外的佛经重视起来。

所以，在汉译佛经的整理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后，应该继续统计藏文、巴利文、梵文佛经中有哪些是汉译没有的经典，整理出一个清单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代时教，传到今天，保存在各种语言中的全部内容。也就是我们今天义学研究的经典基础。

## 五、佛经分类与判教

在佛经分类与排序过程中，明显感到分类与判教密切相关。比如，天台宗的藏通别圆四教就明显对应佛经分类。藏教对应小乘经，通教对应般若经，别教对应宝积、大集等经，圆教对应法华、涅槃、华严等经。每一教都对应于一大批经，而且比较均衡。如果对佛经分类，再根据分类判教，那这四类是最合理的划分，这四教是最合理的判教。

如果有人问，为什么唯识没有成为一教？联系佛经分类就很容易理解了。因为，四教中的每一教都对应于很大规模的一批经，而且比较均衡。而纯唯识经典比较少，篇幅也较小，没法和这四类并列。华严经也属于唯识经典，唯识经典规模并不小啊？但华严经也属于圆教经典，一般人会觉得这样分更合适。

那佛为什么又说三时教呢？注意，如果按三时教划分，方等（宝积、大集等）经不知该对应于哪一时。所以，佛说三时判教不是对经典分类，而是教法的核心思想分三时。方等经作为过渡阶段，不能明确的归属于二转或三转。如果根据佛经分类判教，这样就不允许。如果根据说法的中心思想判教，这样就合理。

判教到底应该根据经典分类还是根据中心思想呢？判教是对教法的分判，当然应该依据中心思想。合理分类有利于理解教法的中心思想并判教，但毕竟只是普通人读佛经的理解，和佛亲口宣说的三时判教是没法比的。

那现代人讲的大乘三系思想也是从思想上分，和三时判教又是什么关系？按三时判教，华严经、楞伽经等都是三时教。把第三时教分成二系，恐怕还是基于不准确的理解，还是普通人从字面意思开始理解佛经，只看到一二三层，没看到更深层次。

## 六、阅藏是义学研究的基础

### 1、先读经还是先读论？

有人认为学佛要先读论再读经，因为读论比较容易懂。这个观点有问题。短期来看，确实是论比经容易懂，但长远看，先读论后读经眼前看似快了，最终可能更慢。

论比经容易懂但中观、唯识的大论其实也很不容易懂，于是有解释论的论。印度祖师的论及论的论传到中国，唐宋以前的祖师再著论的论的论，唐宋以后的高僧再作论的论的论的论。民国年间现代学术研究兴起，写的学术著作已是论的论的论的论的论。民国那一代学者的著作，至今已成为经典，现代人在其基础上再写文章，就是论的论的论的论的论的论。级数越多，组合越多，就好比0和1两个数，就可以组合出无数的信息。这种层层堆叠的文章，也可以产生无数的组合。就每一篇而言，确实容易懂一些，但重重叠叠的文章，看也看不完，看完了也意义不大，基本上是在同一层次转。最初几步确实快了，但继续下去就掉进了一个大阵没完没了。

大藏佛经是土壤，从中长出层层叠叠无数的论。如果看层层叠叠的论，则数量无边，而且还

在不断生长。如果看它们所依的基础，则只有那么多经，数量不会增加。一下看到这么多佛经，好像很多，其实比起不断增长的论来说，这已经是最小且完整的集合了。抓住这个集合，就是抓住了根本，是效率最高的办法。

到底是先读经还是先读论呢？最开始可以读一些论，乃至可以读一些现代人写的普及读物，获得佛学基本知识。如果想深入学习，就不要继续读论及后人著作了，应该先读若干部经，有这个底子再读论，则所有的论都在帮助融通佛经，加深理解。如果一直先读论后读经，则好比无源之水无本之木，又好比没有大量阅读的基础仅仅学习语法终究写不出好文章。

## 2、义学的基本结构

科学可以分为事实和理论两部分，事实是直接呈现的，是建构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。理论是根据事实建构的。对事实我们要追问它真实不真实、准确不准确、重要不重要等等。对理论则要问它正确不正确，而正确不正确的标准则是理论是否符合事实。所谓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，就是在讲事实和理论的关系。事实归事实，理论归理论，二者差异明显。理论可以渗透到观察，可以影响人观察到什么，但这还属于真实不真实、准确不准确的问题，事实与理论的界线仍然很清晰。

经的地位相当于宗教事实。它是直接呈现和被给予的，不是思维建构的。经是造论的出发点和基础。对经可以怀疑它是否是真经，可以怀疑它在流传和翻译过程中是否有失真，现存的版本是否准确等等，也可以判断有的经了义有的经不了义，但经就是经，不是论。

义学的基本结构就是依经造论，类似于科学根据事实建构理论，经是基础，论是基础之上的建构。“依经不依论”是这一结构的自然推论，论建在经的基础上，当然要以经作为取舍判断的最终标准。

依经造论，自然有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
第一，鉴定经的真伪。依据伪经搞义学研究就像根据错误的实验结果建构科学理论，肯定会有错误。

第二，判断经文是否准确。如果有梵藏文本或多个译本，可以对读，选择最准确的译文。同样，根据不准确经文搞义学研究也会有问题。

第三，汇集整理。经是根据具体情境应机而说，最容易想到的工作就是把不同经中相关内容汇集起来，按一定逻辑结构编辑整理，以便于阅读和理解。佛教中的“百卷大论”往往有一定汇编成分。比如，《瑜伽师地论》就把整部《解深密经》和《瑜伽菩萨戒本》编了进去。

第四，解读经文。如果经文确切，则只做编辑就够了。但很多时候，经文意思不确切，存在多种解读的可能性。所以，要找到各种可能的解读，并分析哪些合理，哪些不合理。

第五，深入挖掘。在对一段段经文尝试多种解读基础上，综合多部佛经，综合判断、消除错误解读和不能贯通诸经的解读，进而寻找能贯通全部佛经的核心要义。中观、唯识的论有这种性

质，都是在阐释佛教的核心要义。

第六，判断佛经了义不了义。这虽然是在判断佛经，但并不是勘验事实，而是解释评价，是根据理论判断佛经。一般来说要在把握佛教核心要义的基础上才能判断诸经了义不了义，反过来，了义经的判断也会影响到对佛教核心要义的理解。

第七，参考经验事实。经验事实是建构理论的基础，科学当然如此，就算义学研究也不能完全不考虑经验事实。比如，佛经上讲四大部洲，至少其字面意思和今天的地理知识矛盾，必须重新解读。这就把经验事实引入到了义学研究中。所以，义学研究不是只读佛经，参考经验事实解释佛经也还是义学研究。如果只考虑事实不考虑佛经，就成了科学或哲学研究了，也不是义学研究。

第八，不要过分发挥。很多讲经者经常联系上下古今发挥，把短短一部经讲成好几大本书，有这个本事的人往往会成为倾动一时的大师，但这种讲法不是义学研究。生动形象、便于理解的讲授有教学和传播的价值，但这只是讲授技巧而不是义学研究。而把短的东西讲长、把简单东西讲复杂，不仅不是研究，甚至作为讲经方法也不可取。因为讲经的目的是要人更好的理解和修学佛经，应该以佛经为主以个人的解释为辅；而按那种讲法讲者的发挥远远多于佛经本身，听经者主要不是在听佛经而是在听讲经者讲话，讲的很热闹，听者很崇拜，但真实收益少。《佛说当来变经》中说：“深法之化，不用多言，按本说经，不舍正句。”正是告诫后人不要脱离佛经发挥。

### 3、依经不依论，依法不依人

佛经给人很多启发，让人产生很多思路，但每一个思路只是“我读佛经产生的理解”，不容易自以为是，即便有点自以为是也容易被喝醒。所以，依经学习，人的思想容易保持开放、灵活、不执着。如果依论学习，论讲的明确，而且祖师的论著，后人只能接受，故思路容易封闭、僵化。又因为这不是自己的想法，是祖师讲的，“否定自己可以，否定祖师不可以！”因而难以容忍反对观点，容易执着。

坚持“依经不依论，依法不依人”，容易保持开放、灵活、不执着的态度，也就保持了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。反之，如果“依论不依经，依人不依法”，则容易封闭、僵化、执着，成为一宗一派的宗徒，把维护本宗祖师观点放到求真理、求正见之上，表现出固执己见、排斥他人的宗派立场。固执一宗一派的立场是一种教条主义。

唐代以后义学衰落，根本原因可能就在于中国佛教发展到宗派佛教阶段，在事实上放弃了“依经不依论，依法不依人”的原则。人们天天说“依经不依论，依法不依人”，怎么还会事实上放弃了呢？从阅藏角度看有两个原因。

一方面，唐代佛教极盛，翻译经典大量增加。根据统计，去掉异译本后，大藏显宗佛经共461部，不到2000卷。而玄奘法师译的《大般若经》一部就有600卷，占了1/3。玄奘法师翻译的其它佛经，加上唐代及以后其它译师翻译的佛经，佛经总量比唐以前多了一倍以上。通读一遍

的难度大了很多。再加上大藏经编辑不科学——不提示异译本、分类简单、排序不合理，给阅读造成很大障碍，使人主观感觉上的难度又比实际难度大很多。所以，唐朝以前把所有佛经通读一遍是可能的，唐以后通读佛经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。

另一方面，隋唐以前，宗派发展不成熟，还没有形成公认的权威解释和祖师级的权威人物。没有权威解释，所以人们必须自己阅读和理解；没有祖师级的权威，所以人们可以自己阅读和理解。唐代宗派发展，各宗派都出现了一大批权威性的典籍，自己消化理解哪有听人家讲容易，于是主观上自己研读佛经的动力变弱。同时，各宗祖师都有一批虔诚的信众，对祖师有无比深厚的信仰，谁敢和祖师讲的不一样，必群起而攻之。

直接读佛经越来越难，论著越来越精，造论者越来越神圣，偏离宗见的风险越来越大，结果自然是直接阅藏的人越来越少，读各宗论著的人越来越多，成为事实上的“依论不依经，依人不依法”。数代以后，进而退化成名副其实的“照本宣科”。各宗传承还在继续，讲经说法还在继续，但已经封闭、僵化，失去了活力。明代朱元璋把寺庙分为禅、讲、教三类，禅寺坐禅，讲寺讲经说法，教寺做佛事。后来教寺一枝独盛，直到现在。讲经说法徒留形式，讲寺怎么能兴盛呢？

“大众阅藏”报名邮箱：[yuezang@vip.163.com](mailto:yuezang@vip.163.com)